#理性暴政#

问题：人总是做他认为的最好的选择，人岂不是不自由了吗？

这问题其实问得非常深刻。

这问题的要害在于，人类不是在追求“时时刻刻处在最少束缚的存在状态”，而是在追求“在每一刻都拥有未来最大可能的自由余地”。

这才是人类追求自由的本质。

因为既成事实的一切，都已经作为永久的历史，再无自由可谈论了。

眼下所处的这一刻，往往犹如巨轮航行，极大的受限于刚刚成为历史的上一刻。

所谓的“此刻的自由”，无论你把舵轮如何猛烈的打到满舵，它在事实上也仅仅能有一点常常令你沮丧至极的、近乎不可察觉的偏移罢了。

一切足以令你欣慰的所谓自由，在本质上必然的是一个时期以外的“可能性期望”。

于是这事对你的抉择就分外简单了——其实当下、此刻以及近在眉睫的近未来的这点其实成色微茫的所谓自由，只是你“将本求利”的本钱。

你会毫不犹豫的将它按照“期望最优”的可靠解的指引方向，全数压在赌桌上。

如同受到数学公式的统治一样。

因为你要的不是这一刻的鸡肋般的、还是在迅速贬值的“自由”，你要的是未来的那个“最大可能期望”——那个“自由的可能性总集”。

你现在牺牲掉的这个如果没有影响到你未来的那个总期望的话，你实际上没有因为现在的“接受统治“而“失去自由”。

这问题的微妙性在于——人生难道不是由一个个的“现在”组成的吗？如果我把所有的现在都交给了最优解统治，来换那个永远离我三个月的“未来的自由”，我岂不是有慕虚名而处实祸之患？

不。你错了。

因为你有用哪个公式来计算最优解的选择权。

是用求职的公式，还是用投资的公式、还是用被追捕逃亡的公式？这些公式的最优解是不一样的。

你的自由具体的体现在“每一步时你有多少种公式可以挑选”——这就是你所有过去兑掉的自由给你购得的那个“可能性总期望”，它在此刻正在供你享用。

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在几年前选了“贪污最大化公式”，此刻被捕的你的桌子上就可能只剩“刑期最小化”公式可选了，什么投资回报最大化、什么职级最大化、什么性伴侣最性感化，都没得选了。

你的确是要受这些公式统治，但你可以选谁来统治你，并通过这个，使得未来你的候选名单尽可能长。

你的自由本来就是这样运转的，这并无矛盾可言。

编辑于 2021-06-16

<https://www.zhihu.com/answer/1940167847>

---

评论区:

A: 咦，这篇怎么只剩半节了？

B: 凌晨看时就只有半节，还等着你更下半节

C: 12小时前还是完整的

---

A: 你们有谁看到过完整版吗？

B: 不是完整版

C: 昨晚看到过完整版，可惜没存下来。

---

Q: 嘲笑是不存在的，我相信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。人只是要做出取舍，总要面对那个电车难题，要决定将手中的蛋糕分给谁，不分给谁，人有决定的自由。因为人发心为善，侍奉虔诚，容易被宽免。更何况这个蛋糕本来应该有更加合适的去向，这是完全ok的。

说实话，看到自己的一腔热诚遭人厌弃，我只是很难过。这种无法自已的悲伤终究是要在某一时刻转化为附着条件的放逐，没有人能够在被人厌弃的环境中生活很久，即使这之中不乏有人支持，但这只会使ta考虑缩短放逐的范围，因为ta也只是个人，这一点我相信您应该深有体会。

很多时候我也是在遵照客观规律在办事，虽然这客观规律在我眼中离真实相差很远，但这确实是我尽到最大努力得到的答复。谢谢你的建议，谢谢，我会考虑降低对人与我交往的要求，但因为这次风波，与我基本价值观不一致的人，我不愿再施予供给，即使有心也很无力。我确实无法做到与您胸襟一样宽阔，但这已经是我尽力而为的结果。

我愿意对自己言行负责，我只是退无可退。

A: 什么风波？

我的观点不被人认可，还反遭嫌弃，我的守护反成为被人讨伐的原因，我的私心是少的，但还是难以免除于此。

我知道这种情况难以避免，但我希望这是我权衡过后主动承担的结果，我希望出于我并非完全为了自己的原因，能够得到宽恕。

不过大多数我关心的人也对曾经向我宣泄这一行为缓和了态度［“这一行为”是在其个人主页中表示要照顾那些只知索取（附带要求的索取）却从不贡献的人的感受，我认为这种思路完全是荒谬而又不能接受的］

我不知道我心底想什么，只是不说出来会很难受。也许我是想劝说ta们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但在方式上却演变成宣泄我的私人情绪。而且我关心的人的态度多有缓和，我在讲说道理的时候也不够冷静与克制，也要承担应分的错误。很多话可以很冷静的说，不必这么激动，一定存在着更好的改进方案。

突然觉得被治愈了，谢谢您。

A: 不问不说。不要不经请求和授权去教导人

Q: 好的，我要记在心里。

---

更新于2023/2/27